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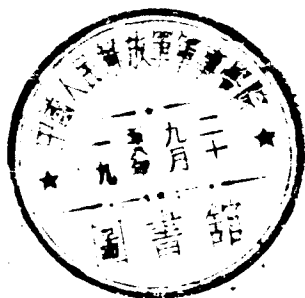
李白詩文集繫年





# 李白詩文繫年

詹鎡編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7號

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877 字數110,000 開本350×1168 $\frac{1}{32}$  印張6 5/16 厚頁4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600 冊

定價(2)0.70元

## 說 明

這本書是十四年前的舊作，當時作者僻處雲南貴州二省，所看到的資料很不全面，對於李白詩的看法也很陳腐，更說不上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於一些詩的解說，多半是集錄前人的陳言，作者本人的闡述比較少。書中有些地方引曾國藩的“求闕齋讀書錄”。作者雖然完全否定曾國藩的政治立場，但由於近年來有的書裏暗引他的說法，而不注明出處，在本書裏就沒有把他的話刪去。同樣，書中也偶爾引錢謙益的說法。

書中“繫年”部分所著錄的詩文篇目，佔李白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二以上。每一篇目之下所注的亞刺伯數字是該詩（或文）見於王琦注本“李太白全集”的卷數，這樣便於讀者參考原文。書中引“楊曰”“蕭曰”“薛譜”，指的是楊齊賢、蕭士贇二家注和薛仲邕李太白年譜，都見於“分類補注李太白集”。奚祿詒的手批，見於手抄本胡震亨“李詩通”，因為沒有印過，所以引的地方很多，以供讀者參考，並不是說他的解釋一定高明。書中引“李詩辨疑”的地方很多，也是因為這本書不大常見。

書中間或有對照各種選本的校語，但並沒有把作者的校勘記全部收進去。本書以考證詩文年代為主體，凡是和詩文無關而且

1  
1000. 01

紀載有很多矛盾的“異說”，因為時下的書里引的地方很多，作者就不再著錄，以省篇幅。但是遇到不同意傳統紀載的地方，例如李白郭子儀互救的傳說，就有比較詳細的考訂。書中把某一篇詩(或文)繫在某一年之下，並不是說該詩(或文)就一定作在那一年，有時是說作在那一年之前，有時是說作在那一年之後，有時甚至只是約略附在那一年之下，表示那篇詩(或文)是早年、中年或晚年作的。自然在繫年的時候主觀片面的地方是不可避免的。李白和某人贈答的作品，常常放在一起，這是爲了便於理解，也不一定說是同時作的。有時對某詩(或文)爲什麼繫在某一年之下，要知道了李白一生的遊踪才會更明白，請參看拙撰“李白詩論叢”中的“李白遊踪地圖”。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出本書是有很多缺點的，但是書中引的資料比一般的書多些，還可以供參考。自然解放以後，還有很多資料可以發掘，本書也還可以從新的眼光改寫，但是因爲作者近年來從事於心理學的教學和研究，此道久荒，也就只好以舊日面目付印了。

詹 鏞 1957年5月於天津師範學院

## 目 次

說明 .....	1
李白詩文繫年	
長安元年(701) .....	1
開元十三年(725) .....	4
開元十八年(730) .....	10
開元二十三年(735) .....	13
開元二十八年(740) .....	24
天寶二年(743) .....	26
天寶三載(744) .....	39
天寶四載(745) .....	54
天寶五載(746) .....	62
天寶六載(747) .....	68
天寶七載(748) .....	72
天寶八載(749) .....	73
天寶九載(750) .....	75
天寶十載(751) .....	81
天寶十一載(752) .....	84
天寶十二載(753) .....	85
天寶十三載(754) .....	96
天寶十四載(755) .....	103
至德元載(756) .....	106

至德二載(757)	113
乾元元年(758)	125
乾元二年(759)	129
上元元年(760)	141
上元二年(761)	146
寶應元年(762)	152
李白古風五十九首集說	154
李白樂府集說	165
存疑之作	176
李白詩文繫年篇目索引	183

## 李白詩文繫年

李白字太白，蜀之綿州人，其家世別見“李白家世考異”。

(請參閱拙撰“李白詩論叢”)

唐武后長安元年辛丑(701) 白生。一歲。

王琦李太白年譜(以下簡稱王譜)曰：“舊譜起於聖曆二年己亥，云白生於是年。按曾鞏序，享年六十四。李陽冰序載白卒於寶應元年十一月，自寶應元年逆數六十四年，乃聖曆二年也。薛(仲邕)氏據之，故曰白生於是年。然李華作太白墓誌曰：年六十二，則應生於長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薦表核之，表作於至德二載丁酉，時年五十有七，合之長安元年爲是。”

長安二年壬寅(702)

長安三年癸卯(703)

長安四年甲辰(704)

神龍元年乙巳(705) 五歲。

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



神龍二年丙午(706)

景龍元年丁未(707)

景龍二年戊申(708)

景龍三年己酉(709)

睿宗景雲元年庚戌(710) 十歲。

上安州裴長史書云：“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

景雲二年辛亥(711) 陳子昂卒於射洪縣獄中。

玄宗先天元年壬子(712) 杜甫生。

開元元年癸丑(713)

開元二年甲寅(714)

開元三年乙卯(715) 十五歲。

贈張相鎬詩云：“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與韓荊州書云：“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又詩云：“十五遊神仙。”

開元四年丙辰(716)

開元五年丁巳(717)

開元六年戊午(718)

開元七年己未(719)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sub>23</sub> 宋姚寬西溪叢語：“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東蜀楊天惠彰明遺事云：“太白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巖。巖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益州刺史蘇頲見而奇之。”則太白之隱居戴天山當在遊成都謁蘇頲之前一年。

開元八年庚申(720) 二十歲。

禮部尙書蘇頲出爲益州長史(見舊唐書本傳)。白於路中投刺，頲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僚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見上安州裴長史書)

登錦城散花樓<sup>21</sup>

白頭吟二首<sup>4</sup> 按二篇語意多同，蓋一詩之兩傳者。千一錄：“太白白頭吟二首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明朱諫李詩辨疑謂二首皆僞作，非是。蕭士贇曰：“此詩其爲明皇寵武妃廢王后而作乎，唐詩人多以漢武比明皇。……王皇后乃玄宗爲臨淄王時所聘，‘龍鬚席’則晉東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皇后事，意謂一枕遊仙之時夢中或者相遇，否則無再合之期矣。”沈德潛曰：“太白詩固多寄托，然必欲事事牽合，謂此指廢王皇后事，殊支離也。”(唐詩別裁)按沈說良是。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此詩開首云：“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蓋白遊成都時有感此事而擬其辭。

開元九年辛酉(721)

開元十年壬戌(722)

開元十一年癸亥(723)

開元十二年甲子(724) 七月壬申，月蝕既。己卯廢皇后王氏爲庶人。

“蟾蜍薄太清”詩<sup>2</sup>(古風五十九首之二) 楊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卽爲惠妃，欲立爲后。太白詩意似屬於此。”唐仲言曰：“蟾蜍蝕月，比武妃逼后。月光虧而魄沒，見后已廢而憂死也。蟬竦借日之光以成形，今入紫微而日反爲所蔽，比武妃既得幸，而蠱惑帝心，至於荒亂也。苟日月俱爲陰邪所傷，而蒼生無以仰照，則萬象皆昏冥矣。因言后之被廢正如陳后之居長門，然陳后以嫉妬幾絕嗣嗣，實有可廢之條，今王后無下有恩，明皇特以武妃之故而謀廢之，則非陳后比矣。所謂‘昔是而今非’也。且帝以后無子，

罪其花而不實，然不觀諸桂樹乎，桂蠹則不能成實，籠分則不能有子。奈何遽以天霜之感加之哉！大抵國家之亂，起自宮闈，我因念及此事，爲之感嘆沾衣也。其後武妃幸早世，而明皇卒以太眞亂國，太白可謂知幾矣。”（王注引）王琦曰：“太白此篇首以月蝕爲喻，是雖比而實賦也。”釋此詩者以曾國藩說爲獨異，其所作求闕齋讀書錄云：“蟾蜍句暗指揚妃，蟬螻句指祿山陷京師，兩耀謂玄宗在蜀，肅宗在靈武。”按揚齊賢說是，依曾說則“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二句便不可解矣。

訓字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sup>19</sup> 詩云：“中藏寶訣峨眉去，千里提携長憶君。”當是少年居蜀時作。

登峨眉山<sup>21</sup>

峨眉山月歌<sup>8</sup>

以上三首蓋作於開元八年遊成都之後出夔門以前。

開元十三年乙丑(725) 是年十一月玄宗東封泰山。

白二十五歲。經巴渝，出三峽，遊洞庭。遇司馬承禎（字子微）於江陵，作大鵬遇希有鳥賦，後改爲大鵬賦。大鵬賦序云：“余昔於江陵（唐詩紀事作金陵，誤）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薛仲邕年譜繫此賦開元十年下。王譜謂“此賦未詳作於何年。”按衛湜唐王屋山中巖台正一先生廟碣（見全唐文）謂司馬尊師嘗“遊句曲，步華陽之天。……登衡山窺華陽之秘。”又云：“歲乙亥（開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十八日乘空而去。”舊唐書司馬承禎傳：“開元九年遣使迎入京，親受道籙。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顏真卿茅山玄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開元十七年從

司馬鍊師於王屋山傳授大法。”蓋開元十五年後承禎卽居王屋，以迄於終，則其遊衡山當在開元十五年以前。唐大詔令集卷七十四令盧從愿等祭嶽瀆詔：“令太常少卿張九齡祭南岳”下注開元十四年正月。張曲江集登南岳事畢謁司馬道士詩云：“將命祭靈岳，廻策詣眞士。”此司馬道士卽承禎也。白之遇承禎於江陵。當在開元十三四年間司馬道士遊衡山之前後。

巴女詞<sup>25</sup> 李詩辨疑以爲僞作，乃迂腐之見，不可信。

早發白帝城<sup>22</sup> 一作白帝下江陵，唐詩別裁選錄此詩題作下江陵。

荊州歌<sup>4</sup> 詩曰：“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蕎成蛾。”當是五月中作。

渡荊門送別<sup>15</sup> 沈德潛曰：“詩中無送別意，題中二字可刪。”詩云：“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當是初出夔門後作。

秋下荊門<sup>22</sup> 敦煌殘卷本唐詩選題作初下荊門。詩云：“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當是於秋間初下荊門時作。

### 開元十四年丙寅(726)

白遊襄漢，上廬山，東至金陵揚州。更客汝海。(略見上安州李長史裴長史二書)

江上寄巴東故人<sup>14</sup> 詩云：“漢水波浪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覺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蓋方至江夏時作。

望廬山瀑布二首<sup>21</sup> 任華雜言寄李白：“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余愛此兩句。”指此詩第一首。華詩下文又云：“中間閒道在長安，及余戾止君已江東訪元丹。”則望廬山瀑布詩蓋入京以前作也。按白雖屢遊廬山，而大都在去朝以後，其在天寶以前者約當是時。

望廬山五老峰<sup>22</sup>

廬山東林寺夜懷<sup>23</sup>

別東林寺僧<sup>15</sup> 以上諸詩蓋皆同時之作。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sup>7</sup>

金陵白楊十字巷<sup>22</sup>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sup>23</sup>

月夜金陵懷古<sup>30</sup>

金陵新亭<sup>30</sup> 以上蓋皆初遊金陵時作。

登瓦官閣<sup>21</sup> 景定建康志：“古瓦官寺，又爲昇元寺，在城西南隅。”

橫江詞六首<sup>7</sup> 太平寰宇記：“橫江浦在和州歷陽縣東南二十六里。”按第一首云：“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疑與登瓦官閣詩當爲前後之作。

洗脚亭<sup>25</sup> 王注：“詩乃送行之作，題內似有缺文。”詩云：“西望白鷺洲，蘆花似朝霜。”按景定建康志：“白鷺洲在城之西。”此詩當是秋季於金陵作。

游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一作贈孟浩然）<sup>10</sup> 詩云：“聞有貞義女，振竊溧水灣……遺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暹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凜冽天地間，聞名若懷霜。”而不及爲貞義女立碑事，則此詩之作，當在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之前。詩又云：“壯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乃自況也。溧陽去金陵匪遙，此詩之作疑在太白初遊金陵時，孟浩然或即其同旅。詩又云：“天清白露下，始覺秋風還。”其時正當秋季。

秋夜板橋浦汎月獨酌懷謝朓<sup>22</sup> 太平寰宇記：“板橋浦在昇州江寧縣南四十里。”金陵城西樓月下吟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此詩則云：“漢水舊如練，霜江夜清澄。……玄暉難再得，酒酒氣填膺。”似是前後之作。

東山吟<sup>7</sup> 一作醉過謝安東山。原注：“去江寧城三十五里，晉謝安携妓之所。”按此東山與會稽東山異，詳見王注。詩云：“白鷄夢後三百歲，酒酒澆君同所歡。”按白鷄夢指謝安之卒而言，見王注引晉書。安卒於晉武帝太元十年（385）與本年相去三百四十一歲矣。約略言之，故云三百耳。”詩中又有“秋風吹落紫綺冠”之句，當是秋季作。李詩辨疑云：“此詩急遽而村俗，……似爲廁鬼癡者所道也。宋引稽康洪流之詠又與上文意不相蒙，康之詠曰：‘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與謝安事似不相貼，以此益可疑也。”按浩浩洪流之詠乃用謝安事，詳見王注引世說。朱氏以不得其解而疑之，非是。求闕齋讀書錄云：“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嵇康詩也。太白之意謂不戀戀於王畿耳。”亦誤。

示金陵子<sub>25</sub> 詩云：“金陵城東誰家（一作金陵）子。”則金陵子即金陵妓也。東山吟云：“携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此詩云：“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則白醉過謝安東山時所携之妓即金陵子也。李詩辨疑云：“學誇而不純，意纏綿而淺俗，如云：‘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西江水。’‘謝安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皆誇而未純者也。如‘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纏綿而淺俗者也。金陵子之名不知起於何時，而此詩之作不知出於何人，大抵皆好事者爲之也。”按魏顯李翰林集序謂太白“間携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爲李東山。”與此詩正相吻合，朱氏蓋未嘗細考耳。

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sub>25</sub> 疑與上首爲同時之作。李詩辨疑曰：“此詩合四首，辭氣格調與前越女詞，浣紗石上女，示金陵子等皆相似，決非白作，豈是當時小慧謔浪之少年效白而爲者乎。誤收集中遂無甄別，內惟‘東道煙霞主’一首辭意頗屬清暢，詳其所指當爲贈盧歷陽詩也。意者盧六亦官歷陽，白所來往之地，而嘗贈以此詩也。餘三首當與前示金陵子爲一類，乃是他人之作，第未知爲何人耳。決不可以之而汙白也。”按李集中僅有贈王歷陽詩，而並無所謂盧歷陽者，朱氏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且此詩云：“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砂學鳳鳴。”魏顯序稱白“飲數斗酒，則奴丹砂撫（當作舞）青海波。”正相吻合，當非偶然。朱氏謂爲偽作，非也。

鼓吹入朝曲： 蕭曰：“鼓吹入朝曲即漢短簫鑠歌三十二曲中之鼓吹曲也。太白命題添入朝字耳。或者謂諷永王入朝而作。”按謝朓率鎮西隨王敦，於荊州道中作鼓吹曲十首，其四曰入朝曲。白此詩乃擬之而作，非自添“入朝”二字。王曰：“蕭氏以爲諷永王入朝而作，則天子當在長安，與金陵吳京何預，而朝罷遊之地亦不當在闔風亭矣。”若謂朝永王時作，永王實未嘗自立爲天子，亦不類。按詩云：“金陵控海浦，豫水帶吳京。”蓋太白初遊金陵緬懷往事而作。奚祿詒李詩通手批以爲諷當時諸將之不朝者，亦與詩意不合。

楊叛兒<sub>4</sub> 陳沆詩比興箋：“詩中楊花與其篇題，皆寓其姓也。‘君醉留妾家’，寄其旨也。香化成煙，凌入雲霞，而雙雙一氣，不少變散，兩情固結深矣。其寓長生殿七夕之誓乎。”長生殿七夕之誓出長恨歌。陳鴻長恨歌傳云：“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退而言之曰：昔天寶十載侍辇避暑驪

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按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載十月辛亥幸華清宮，十一載正月辛亥還京。”唐代帝王之幸驪山皆在冬季，斷無七月間而在長生殿之理。白居易所歌本據里巷之言，不足深信，陳氏竟以之箋本詩，固陋甚矣。升菴詩話卷七：“古樂府：甕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爲揚叛兒。”知揚叛兒本用古題，與貴妃何關！按詩中有句云：“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雖衍古詞而亦即景，蓋少年浪遊金陵時作。夜下征虜亭<sup>22</sup> 景定建康志：“征虜亭在石頭塢。”詩起句云：“船下廣陵去，月明征虜亭。”則將去揚州矣。

秋日登揚州西靈塔<sup>21</sup>

廣陵贈別<sup>15</sup> 以上二首疑是初至揚州時作。

白毫子歌<sup>7</sup> 起句云：“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裡。”王注：“上句之淮南小山本楚辭序，以贊美白毫子之才；下句之淮南小山，則指白毫子隱居之地而言。白毫子蓋當時逸人。”

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夔<sup>17</sup> 新唐書藝文志：“趙夔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有長短要術十卷。”蘇頌荐西蜀人才疏云：“趙夔術數，李白文章。”則夔定爲白居蜀時所交之友人。詩中云：“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台，夜夢子雲宅。”是白功業未就，而思鄉矣，當是天寶以前初遊維揚時作。

寄弄月溪吳山人<sup>13</sup> 詩云：“夫君弄明月，滅影清淮裡。”弄月溪當在淮水附近。詳詩意，白似與吳山人相去不遠，曾輩次此首於淮南臥病寄蜀中趙夔之下，或有所見，今從之。

## 開元十五年丁卯(727)

白還憩雲夢，故相許圜師家以孫女妻之，遂留居安陸。  
(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書作於開元十八年以後，則白之居安陸當自是年始。王譜繫娶許氏於開元十三年下，謂白留安陸者十年，以合送從姪嵩遊廬山序所云“酒隱

安陸，蹉跎十年”之說。按白詩云：“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台。”“一爲滄波客，十見紅蕖秋。”屢見不鮮，皆係約略之詞，不可泥。）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sup>26</sup> 一統志：“壽山在湖廣德安府（即唐之安陸）城西北六十里。”書中有云：“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遁守此山。”當是初遊安陸時作。

贈內<sup>25</sup> 詩云：“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爲李白婦，何異太常妻。”疑是初婚後與其妻戲謔之詞。

開元十六年戊辰(728) 白居安陸。

是年孟浩然四十歲，遊京師。（新唐書孟浩然傳：“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嘆服，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王士源孟浩然集序：“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浩然疾疹，發背且愈，食鮮疾動，終於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知浩然遊京師當在本年。）

白有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sup>15</sup>詩，當是本年以前之作。

早春於江夏送蔡十還家雲夢序<sup>27</sup> 序云：“海草三綠，不歸國門。又更逢春，再結鄉思。”是白去家已三載矣。

送戴十五歸衡岳序<sup>27</sup> 送蔡十還家雲夢序云：“鄉中廖公及諸才子爲詩略謝之。”而本文亦云：“郢國之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宴謔，許爲通人。”疑是前後之作。

開元十七年己巳(729) 白居安陸，安州都督馬公禮遇之。

有上安州李長史書<sup>26</sup>。上安州裴長史書云：“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塵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句句動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史略：景雲二年置都督廿四人，尋以權重難制，罷之，惟四大都督如故。開元十七年以瀛益並荆揚爲五大都督，又更定上中下都督之制。



其中都督府凡十五……”(都督制置改易,通典,元和郡縣志,兩唐書均有紀載,然皆不若是之詳)按安州爲十五中都督府之一,則其復置當在是年。馬公卽爲首任都督者也。此李長史必指京之無疑。

又有安州應城玉女湯作<sup>22</sup>

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sup>23</sup>

秋夜於安府送孟贊府還都序<sup>27</sup> 皆留居安陸時作,先後不可考。

開元十八年庚午(730) 三十歲。

上韓荊州書云:“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橫經枕籍,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

有上安州裴長史書<sup>26</sup>

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籍<sup>13</sup> 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難冥絕,鸞鳳心悠然。”當是本年前後之作。

開元十九年辛未(731)

開元二十年壬申(732) 正月以朔方節度副大使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爲河東河北兩道行軍副大總管,知節度事。率兵討契丹。

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sup>17</sup>詩。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733) 是年崔隱甫起復爲太原尹。

十二月十四日張九齡起復拜相。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734) 是年正月駕幸東都。二月十